

夢野大文豪想撐相合傘～和空氣鬥智鬥勇的頭腦戰

他不是刻意去注意的。但梅雨的空氣太黏膩了，尚未被雨水洗淨的六月太悶熱了，街上並肩而行的高中生情侶太耀眼了。讓他不得不注意到兩人共撐一傘這樣的行為正在澀谷各處發生著。

二十四歲還遠遠稱不上年長，但看著又一對穿著制服的情侶嬉笑著從窗前經過，男孩將傘略傾向女孩那側，不顧自己濕了的肩膀也要將她的髮絲護在傘下。一股不請自來的落敗感讓夢野剛入口的咖啡都發酸。

這太蠢了，他心想。已經不是十幾歲了，該煩惱的事情堆積如山：未完的稿件、尚未談妥的企劃、新歌的歌詞和練習、柴米油鹽水電瓦斯，還有最重要的，哥哥和中王區的事。他沒有時間心猿意馬。嘆了口氣，夢野揉了揉眉間，重新專注於眼前的文句。

但當他再次回過神，卻在稿紙上畫了小小的相合傘，一邊已經填上了自己的名字，筆尖懸在另一邊的空白上方，鋼筆的墨水緩緩滴下，在紙上暈了開來。不行了，他對自己說到，沒救了，已經輸了。在和那個笨蛋一起撐同一把傘之前，我是沒辦法放下這件事了。

一旦立定目標，夢野的行動力不容小覷。但事情比預想到困難。首先，老天下雨與否並不會考慮他的行程安排。作為一名合格的社會人，他不可能一下雨就提著傘去找某隻野貓，他的自尊也不允許他這麼做。一切必須是自然而然，像雨水沒入海中那般無聲無息。他可不敢想像要是被亂數發現了自己的念想，會被怎樣戲弄。再者，他想要共傘的對象有著自由過份的靈魂。不只行跡不定，連下了雨就該撐傘這樣的常識似乎都拋下了。淋了雨他甚至還當洗澡。真的到了滂沱大雨，被子彈般的雨滴痛擊時，他也會可憐兮兮的尋求避雨之處。但那樣的氛圍就完全不對了。他渴望的是在細雨中漫步，而不是在豪雨中自找麻煩。

有栖川帝統不只過度自由，他還遲鈍。有幾次雨況和時機都正好，夢野撐著單獨一把傘在賭場或車站前和有栖川「偶遇」。說著隊友在這種天氣連件乾衣服都沒有太可憐了，野貓淋了雨也會感冒的，提出了來自家洗個澡避雨的邀請，卻被對方以「只有一把傘，你的衣服弄濕了很麻煩的吧？我等雨停了會過去的，謝啦！」回絕了。

回程的路上他看著路邊矮樹上成雙的蝸牛發愣，覺得自己是全世界最可憐的癡情人。

成功總是無心插柳。那天他一如既往地去超市採購，敵不過特價的攻勢而多買了些日用品。走出店門發現下雨了，這個季節他當然是帶著傘的，但提著兩個購物袋還要撐傘就有些不便了。他侷促卻固執地走了一段路，發現雨似乎越來越大，只好先妥協，找了個屋簷避雨。一邊暗罵著自己失算，一邊拿出手機。亂數又發了好幾則推文，和幾個模特兒笑得開朗，讓螢幕外的夢野也勾起了嘴角。他們的生活回歸了日常，好像幾個月前的四處逃亡只是一場夢似的。現在他只希望這樣的日常能持續久一些。忽然有人大喊著「幻太郎——！」他抬起頭，有栖川帝統在對街的屋簷下揮著手。他抬手回應，就見有栖川趁著綠燈，將綠風衣舉在頭上，冒著大雨跑了過來，帶著一分率性和幾分滑稽。

「啊、太好了！我正準備去你家，還擔心你不在呢！」他過長的瀏海亂糟糟地黏在臉上，卻遮不住燦爛的笑容。幾乎看不出原貌的風衣被拿在手上，而底下的黑上衣也濕得差不多了，勾勒出身體的輪廓。夢野痛恨自己飄忽的眼神。

「如你所見，小生也被雨困住了。如果帝統殿不嫌棄的話，就一起等雨停吧。」

他們漫無邊際地閒聊，從公園的野貓聊到亂數的新作。他又隨口編了幾個故事，對著有栖川誇張的反應輕笑著。但轉眼半小時過去了，雨勢絲毫沒有要減弱的意思。他逐漸焦躁起來，雖然還沒忘記想和有栖川撐相合傘，但此刻他更擔心剛買的肉和牛奶離開冰箱太久。不過十分鐘的路程，要叫計程車他又不甘心。似乎是察覺到了他的情緒，有栖川開口道：「這雨不知道要下多久，不然還是先回去吧。」他提起了購物袋，「傘給你撐吧，東西我幫你拿回去。」

依他們之間的債務關係，這個提議倒也不過份，但夢野可不能接受。「就算帝統身強力壯不怕雨淋，小生可還不想讓食物泡水。這樣吧，小生來打傘，袋子就有勞帝統了。」

於是他一手提著袴，一手撐著傘，和有栖川在雨中並肩前行。這兩個星期來掛在他心頭的事終於實現了，但腳邊礙事的購物袋卻讓他一點也開心不起來。今天他本來也沒打算和有栖川見面，帶的是輕便的折疊傘，對兩個男人來說怎麼樣都太勉強了。他的肩膀和手臂不時撞上有栖川，衣服也一點一點地滲濕了。

這不是我想要的。他明確地意識到這點，忽然只覺得好笑。到底都在煩惱著什麼，又在期望著什麼，本來就只會是這樣麻煩又絲毫不浪漫的事情。真是太愚蠢了，什麼時候自己也變成了這樣的笨蛋啊。

身旁的有栖川停下腳步，他慢了一步跟著停了下來。是紅燈，而他們身後的電視牆正播放著對白膠木籐的採訪——上個月晉級決賽的Fling Posse也受訪了。聽見那耳熟的關西腔後他們雙雙轉頭，好奇止步半決賽的大阪有什麼話說。白膠木依舊是一直以來節目上所呈現的專業，妙語如珠。但夢野聽到了他話語背後的不甘與激情。或許是移請也說不定，畢竟……

有栖川沉默著，於是夢野開口：「這次沒能遇上呢，大阪。」

「嘛，看下次吧，總會遇上的。我對他們的rap也蠻感興趣的。」

「嗯。」下次……DRB還要繼續嗎？雖然rap很快樂，如果不是DRB他也不會加入Fling Posse，不會認識亂數和帝統，但亂數的身體、中王區的目的——

畫面一轉，神宮寺寂雷出現在鏡頭前。

神宮寺用他柔和而穩重的嗓音說了些什麼，主持人清脆地笑了起來，但夢野一句都沒有聽清。

這一次、這一次一定——

他感到肩上一沉，是有栖川的手。霎時間所有的白噪音都回來了：雨聲、車聲、行人踏在水上的腳步聲……

「會贏的。」有栖川說道，帶著難得認真的表情。

他感到心裡暖了一些，勾起笑容回應道：「這是當然！」

燈號轉綠，他們將神宮寺拋在腦後，往目標前進。

是隊友呢，最重要的隊友。或許做隊友更好一些。雨已經逐漸轉小了，他的思緒卻越飄越遠。能做朋友的話當然是很好，但只要自己還意圖不軌，就沒有能和有栖川做朋友的自信。

要帶著微笑目送有栖川去和大姐姐們蹭吃蹭喝，他實在不是那麼心胸寬大的人，這點自知之明夢野還有。不是妄自菲薄，但他的戀心要有回應，或許得要等到奇跡出現吧。雖說如此，要是真有奇跡，還是更希望能在哥哥和亂數身上實現。煩惱的重心全錯了吧，他在心裡自嘲。

「你在想什麼？」有栖川的聲音從耳邊響起，雨變小後傘下的空間似乎更近了，讓他微微一驚。

「我和帝統在想同一件事喔，我們心有靈犀嘛！」擅自胡謔著，只要是能轉移注意力的話題什麼都好。

「那你說我在想什麼？」看他還能開玩笑，有栖川的語氣也輕鬆了起來。

「今天有張牌打錯了吧？」

「猜錯了，我今天打得可好了！我在想啊——」有栖川看向他身後，他順著眼神看去，是他人的庭院，看得出經過精心照料。

「繡球花可以吃嗎？」

突然的問句讓夢野措手不及，在反應過來前已經笑出聲了。雨水積在花瓣上，確實像是精緻的和菓子。

真好啊、真好。永遠充滿著驚喜和新鮮感的有栖川帝統。

這就是喜歡吧，確實是喜歡。

傘這麼小，適才的雨將有栖川身上的汗味菸味全洗掉了，吐息間只有雨水的味道。鬼使神差地，他吻了有栖川的臉頰。

「據小生所知，繡球花是全株有毒的。」有栖川還發愣著，他已先一步收起傘，獨自走向前。「下次帝統餓了可不要亂吃，只要帝統不嫌棄，粗茶淡飯小生還是可以準備的。」

「啊……喔……」有栖川看著他的背影又呆了幾秒才提著袋子跟上。

「但當然會記在帝統的欠款上！」

「喂！」

雨停了，他感到腳步也輕快了。戀愛是兩個人的事，都只有他煩惱未免也太不公平。而如果要玩遊戲的話，就算不說必勝，他也有五五開的自信。就這樣吧，帝統，二分之一的機率沒有不賭的道理，對吧？